

## 七夕风情

□ 耿艳菊(北京,作家)



节日里最有风情的莫过于七夕了。2月的情人节,玫瑰、烛光晚餐被嫌“单调、俗气”;但七夕不同,它纯真美好、古朴赤诚,最具古典中国的风采。

七夕,总要从那个优美的神话故事说起。牛郎织女这一对苦命鸳鸯,被王母娘娘的金簪当空一划,隔在了天河的两端,整日隔河而泣。后来,哭声感动了天帝,就允许牛郎织女每年七月七日在鹊桥相聚一次。

纤云弄巧,飞星传恨,银汉迢迢暗度。金风玉露一相逢,便胜却人间

无数。传说中织女心灵手巧,不仅能织云锦,而且还能缝无边天衣,故七夕也称乞巧节,这一天,人间的女郎会举办各种活动祭祀织女,向她乞求慧心和巧艺,还有美满姻缘。

七夕的晚上,院子里放一张桌子,摆上早已准备好的乞巧物品,焚香,朝天跪拜祈求,便开始了各种各样的乞巧活动。“家人竞喜开妆镜,月下穿针拜九霄”,常见的就是这穿针引线验巧。过去,有一种“七巧针”,一端有七个针孔。妇女们手执彩线对

着灯影将线穿过针孔,谁穿得快就表明谁心灵手巧,就乞到“巧”了。有的地方,以陈列瓜果乞巧,如有蜘蛛结网于瓜果之上,就意味着得“巧”。有的地方还会举办各种赛巧活动,如展示厨艺、女红巧物等,别有一番趣味。

时至今日,旧时的风俗习惯渐渐地留在了岁月深处,但我们仍在孜孜不倦地回想着。那种骨子里的风情,勤劳的性格,对爱,对美好的坦率追求,依然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。

## 怀念大伯

□ 蒋霖(青岛,事业单位工作人员)



大伯走得并不突然,一年前查出癌症,经过手术、放疗、康养,最近半年身体状况急转直下,在病痛的煎熬中,大伯终究还是走了。在老家,我们子侄辈管大伯叫“爷”,管大娘叫“娘”,由此可见大伯与小辈们的亲近关系,而爷对我的关爱确实也配得上这个称谓。

爷生于上世纪40年代,仅有小学文化程度,却有着与生俱来的领导才干和组织能力。我幼年是个胖娃娃,爷到北京出差,给我买了一顶瓜皮帽,从此叫我“地主”。我小时候

胃口极好,爱吃,爷带着自家儿孙辈吃火锅,每次都会带上我,末了剩几个半盘的肉卷,爷都会让我“包圆”。那时每次见到我,爷都会很严肃地问:你爸又打你没,他打你,你告诉爷,我收拾他。

后来上小学了,我念书还不错,爷更加对我另眼相看。有一次和爷出去聚餐,爷给我们子侄辈们各一张白纸,让我们写写自己的目标志向。我不假思索,随手写了几句:苦读ABC,巧算xyz,少壮需努力,争取考第一。爷看我写好,将这张写了歪歪

斜斜字迹的纸片捧在手里又看一遍,终于叠好收进皮夹子,而后继续招呼大家吃喝。这件事,我渐渐淡忘。十年后,我考上大学,爷请大家吃饭,席间,爷很神秘地亮出我十年前写的“豪言壮语”,我有些惭愧,自己的学业终究“泯于众人”,考取的就只是普通院校,而爷却很开心,嘱咐我继续努力。

后来,我毕业、工作,早已没了“争第一”的年轻气盛,过着属于自己的平凡生活。想想经历过不少磨难的爷,再叩首,一路走好,我的爷。